

特别将《岁记》推荐给中小學生，
相信同學們能從其中的敘事方式中獲得作文的要領和技巧。



岁
·
记
·

刘朝阳 著

那些年，我们一起铭记的岁月

联出版社

岁
记

刘朝阳 著

德宏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记 / 刘朝阳著. — 潞西 :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80750-770-3

I. ①岁…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8395 号

书 名: 岁记
作 者: 刘朝阳 著

出版·发行 德宏民族出版社
社 址 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勇罕街 1 号
邮 编 678400
总编室电话 0692-2124877
电 子 邮 件 dmpress@163.com
印 刷 厂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责 任 编 辑 王稼祥
责 任 校 对 赵 湘
封 面 设 计 黎 靖
发 行 部 电 话 0692-2112886
网 址 www.dmpress.cn

开 本	16 开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11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
字 数	180 千字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80750-770-3/I·125	定 价	25.00 元

如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事宜。印刷厂联系电话: 010-61027585



目

录

一岁(1951-1952)

- 1、光和意识 001
- 2、爸爸妈妈的故事 002

两岁(1953)

- 3、奶奶和牛 003
- 4、妈妈生病 003
- 5、奶奶和爷爷的故事 004
- 6、记忆中的碎片006

三岁(1954)

- 7、认识妈妈 007
- 8、我们一家最初的故事 008
- 9、认识舅舅 009
- 10、第一次欣赏美丽和受到惊吓 010

四岁(1955)

- 11、算命 011
- 12、和干妈去瑶山 012
- 13、瑶山的故事 013
- 14、美丽的梦 014

五岁(1956)

- 15、椰子和亲戚 015
- 16、认识叔叔 015
- 17、学乖 016
- 18、小胖和小黄 017
- 19、喜欢热闹 017
- 20、还有外公? 020

六岁(1957)

- 21、上幼儿园? 020
- 22、清明节的可怕故事 022
- 23、不要恶梦 022
- 24、怎样开斗争会 023
- 25、吃大黄 024
- 26、遭受小灾 025
- 27、中美战争——男人的游戏 027
- 28、学习孤独 028

七岁(1958)

- 29、最伤心的日子 029



目

录

30、发现神明	029
31、叔叔的故事	030
32、第一天上学的高兴和烦恼	031
33、采茶果和吃蜜蜂	032
34、拾柴历险	033
35、小孩子不要想这些	035
36、“除四害”模范	035
37、生命的脆弱	037

八岁(1959)

38、想念爸爸	038
39、丰盛的春天	039
40、旅行中的故事	040
41、去外婆家的路上	041
42、乡下儿歌	042
43、爸爸调动	043

九岁(1960)

44、和妈妈分别的那一个月	045
45、新地方的邻居和男孩女孩	046
46、收音机和书	047
47、三年级开学的第一天	049
48、想当班长	049
49、游泳历险	051
50、中队长安永的故事	052
51、第一次支农活动	054
52、我们家读书	055

十岁(1961)

53、“瓜菜代”和铁匠诗	057
54、做好事和恶作剧	058
55、春天的作文	060
56、学习种地和计算粮食	061
57、政治学习	063
58、爸爸的礼物	064
59、和爸爸上街	064
60、葬礼	066
61、诚实比第一好	066
62、看兔子生崽、非洲毛豆和印度向日葵 ...	067
63、扇子和诗的故事	069

十一岁(1962)

64、慌张和自信	071
----------------	-----

65、多事的寒假	072
66、又见叔叔	074
67、种蓖麻和其他的故事	075
68、想当世界冠军	076
69、蛇	077
70、剃光头	080
71、暑假乖乖	081

十二岁(1963)

72、当一回大人	085
73、难忘的一课	087
74、新同学的故事	089
75、长沙行	090
76、秋天	093

十三岁(1964)

77、转学	094
78、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老师	095
79、长沙妹妹	098
80、意想不到的结果	100
81、中学的第一篇作文	102
82、含泪的红梅花	103

十四岁(1965)

83、“贵宾”砸缸	105
84、又是新的学校	106
85、第一次败给作文高手	107
86、再次败给作文高手	108
87、省航校招生体检记	109
88、新的邻居和补习英语	111
89、河里找不到的虾米	112
90、“崴式”老师	114
91、第一次插秧	115
92、在生产队长家里吃饭	116
93、桐叶粑粑	116
94、笛子和“锯门”	118
95、自制民兵训练步枪	120
96、惊天一爆地雷战	121
97、学雷锋	122
98、暑假集训	123
99、捉鱼的快乐和沉默	124
100、我的绝地反击战	125



目

录



目 录

101、东北英雄	127
102、初二上学期	128
103、话剧排练	129

十五岁(1966)

104、初二下期的第一次远征	130
105、初二下期的第二次远征	131
106、遭遇小灾	132
107、可怕的护士姐姐	133
108、莫名的惆怅	134
109、河北英雄加好汉	135
110、捡了个妹妹叫红红	136

十七岁(1969年1月到10月)

111、奶奶的大枣树	138
112、家乡的访问	139
113、惊世骇俗的爱恋	141
114、家乡的小夫妻	142
115、家乡的相亲	143
116、家乡的武术	145
117、家乡的传说	146
118、家乡的梅子树	147
119、家乡的鹅梨树	148
120、我和蛇在春天里的约会	149
121、山寨英雄	150
122、水库大战	152
123、我在二中读高中	154
124、我去赶场卖桃子	155
125、五公公的大柏树	156
126、五公公的名堂多	157
127、妈妈问药	158
128、万人民兵大会	160
129、廖家大院	161
130、打蛔虫	163
131、家乡的臭柑子树	164
132、家乡的抗日大捷	165
133、红薯丰收的季节	167
134、我的两个大舅	168
135、看了外婆,告别家乡	169

一 岁

(1951-1952)

1、光和意识

我相信每个人的意识都是由光带来的。

一道柱形的光骨碌碌滚来，它刺到了我的眼睛。刹那间我有了听觉和视觉，还模模糊糊有了一个“我”的意识。

我在一个人的臂弯里，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响亮地哭。

“真讨厌！”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骂道。

我不哭了，睁眼看着地上的光柱升起来。光柱固定在一个地方，照着一只动作的手。接着是声音吸引了我，调匙拌奶锅的声音，这声音非常动听。

光柱摇摇晃晃越过一道门，一个女人躺在床上深深地望着我——这一幕情景一闪而逝，随后是沉寂和黑暗。

最初获得意识的这一幕情景是异常深刻的，它经常让我困惑地回想。假如没有那一道光柱，我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出世了？或者，另一个小孩在另一个地方早于我苏醒，那我这个人岂不就没有了？于是我很庆幸我被及时地唤醒了，我在这哩，我做了我爸爸妈妈的孩子。

我不断地回想，不断地以后来的经验解释这最初的情景。

一次，我告诉他们：我曾看见一只手电晃着光柱从灶边滚到地上，爸爸骂了一声真讨厌。

妈妈惊讶地瞪了我半天。

“这是不可能的。”她说，“你那时才出生几天！”爸爸也不信，说我一定是听大人这么讲过。我出世不久奶奶就来了。奶奶来了，他就再也没有夜里起来煮过米糊。他要我举出其他的事情作为佐证，我举不出。于是他教我一个常识：月子里的婴儿是不可能有意意识的。

那次碰壁我大约三岁。心中委屈：谁同我说过了？初生的记忆是一个混沌的世

界,像蛋壳中的盘古。一道光足以击破混沌,留下第一个不灭的印象。至于以后一段时间的记忆,则如浮光掠影,深入不到脑海中。

记忆是需要符号的。在最初的意识还没有和语言相结合时,就只有光的情景能够开创记忆。光带来意识的同时也有了记忆。

所以我相信每个人的意识都是光带来的,只不过那光的形态各异。我敢说,一个新生儿如果永远被搁在没有一丝儿光线的黑暗里,他要到很晚才能通过其他感觉获得意识。而只要有一丝儿光,他就会在发现光的同时发现自己。

我珍爱最初的记忆,原因是这其中有许多让我百思不解的奥秘。比如我原来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是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为什么我落在这个被称之为地球的世界里,而不是在其他星球上?等等。总之,越细究越没有道理。

找不着道理就只有猜想。

假如我是被萤火虫的光唤醒的,我多半是个和萤火虫差不多等级的动物;假如我是被钻火石唤醒的,我肯定降生在燧人氏的部落里;由烛光唤醒的人,多半生在刚刚能够制作蜡烛的时代,我是被手电光唤醒的,当然就只有活在这个学会了制造手电的地球上。被宫灯唤醒的人多半是王子,被火柴唤醒的人就很悬乎了。万一,我是被一个散发着强大热能的天体的光焰唤醒,八成我是颗初生的行星。谁敢说星球没有自己的意识?

这最初的记忆,够我遐思一生。

2、爸爸妈妈的故事

年初的时候,妈妈得到了爸爸捎来的口信和二十块钱。爸爸让她去矿上结婚。

我的外公大发雷霆,说天下哪有这样娶亲的,不要去!妈妈真的就不去,叫捎口信来的人再捎个口信,要爸爸来迎娶。

妈妈已经过了二十五岁,在山村教了七年小学。

十八岁那年,她从抗战时期的省立女子中学毕业,自己跑到县文教局要求教书。当局给了她一张委任状,由她自己去没有学校的山区办学,委任她为教员,但不发薪水也没有经费。她回到资江东岸的祖籍地,找了座庵堂与尼姑作伴,在山上悬榜招生。邻近的村庄闻说办新学了,纷纷送来子弟。

当时的政府有一条规定:在校学生不抽壮丁。于是她的学生中有半数逃壮丁的大男人。她将七八岁到二十一二岁的四十名新生编成两个班,到县里注册。她的教师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学生们用谷交学费,每学期两斗。她成了她那个人口众多的贫困家庭的经济支柱,因为这个原故,她迟迟未论婚嫁。

妈妈和爸爸的相识是必然的。爸爸苦读于省立高等工业学校,采矿专业,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不料内战爆发,那一届毕业生全部没有工作。爸爸投书省报,吁

请政府安排学生就业,被省建设局推荐去一家煤矿做见习技术员。两年后,英国工程师回国,他当了技术主管。他于是召来一批同学,其中便有妈妈的一名堂弟。

自然而然,妈妈的堂弟做了他们的介绍人。

爸爸闻知丈人发了脾气,顾不得工作繁忙,灰溜溜跋涉几百里地,去那个崇山峻岭中的小山村里迎娶了妈妈。

这是1951年的春天。在这个春天就有了细胞状态的我。据说我曾使母亲两个月不思茶饭,曾隔着她的肚皮关上一只抽屉。总之熬到了这年冬至之后的平安夜,我才在衡阳人民医院呱呱落地。

接生的护士告诉妈妈,是个男孩。妈妈好开玩笑,要护士给远在矿上忙工作的爸爸报个假信,说生了个女孩。爸爸的反应是叫一个出差的同事顺路来接我们。妈妈对这般冷淡的反应却是乐不可支。医生劝说妈妈不要出院,做产前检查时发现她患有腰椎骨结核,应及时治疗。她不在意,自我感觉良好,加上急于要教爸爸大喜一场,便跟那同事回矿上了。

爸爸自然是大喜了一场,也被妈妈冷嘲热讽好一顿奚落。妈妈的奶水不足,爸爸只有半夜里起来煮米糊。那一夜停电,他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拿着电筒。他采出来的煤不帮衬他,一时半刻煮不好,饿婴自然是一百个不饶。焦躁中手电骨碌碌从灶上滚落。光柱吸引了我,唤醒了我。

“真讨厌!”

这一声咒骂绝对是一个无奈男人的发泄,它让我感到永远有趣。一道光柱和一声咒骂,对于一岁时的记忆已经是很多很多的了。

两 岁

(1953)

3、奶奶和牛

我听到一片开心的笑声，睁眼看时，发现自己一头栽下了牛背，脑袋插进田里。我没法哭。一位裹着青头布的妇女扯出了我，她从田里勾起水洗去我脸上的泥。周围的孩子穿着清一色的黑布衣服，是他们寻开心让我学骑牛。

我一点儿都记不起是怎么骑上牛背的，却深刻地记得是怎么被奶奶从泥田里扯出来洗干净的。由光唤醒的初意识是极其短暂的，而后又是混沌和黑暗的无意识状态。必得有一个更强烈的感受来再次唤醒我的意识，否则现在的我很可能不会是原来的我。我确信，意识会在长时期的混沌中转移于他人、他类甚至于其他星球。脑袋插进田泥中，那种窒息的感受足以重新唤醒一个人的意识。

因为妈妈延误了治疗，腰椎结核恶化，又一次住进了衡阳医院。奶奶挂念家里的小儿子，把我带回了农村。

仍然是光帮助了朦胧的记忆。在耀眼的天空下，穿青布衣戴青头巾的妇女抱着我——这是奶奶留给我的唯一印象。

4、妈妈生病

妈妈的腰部一直不适，她以为这种不适会随着产后的康复而消失。她好强，羞于言病，更不愿相信自己真的得了骨痹。在当时，骨痹和肺痹一样，都是极可怕的。

这年春节，她高高兴兴地拾掇完鸡，忽然大叫一声坐在地上。“妈！我的脚没有了！我站不起来了！”

奶奶很奇怪：“脚怎么会没有了？你站起来看看。”

妈妈找不到脚的感觉，明白自己已经瘫痪，大放悲声。

此时爸爸已调往资兴矿务局，他的同事将妈妈送到了衡阳医院。医生说，这病拖得太久了，你那时就不该出院的。妈妈说，怎么晓得会这样？我死了不要紧，我还有个儿子。

爸爸是接到电报赶来的。妈妈说不要管我了,就是治好了也是个废人,你好生带大孩子。爸爸说孩子不能没有你,你要多想着孩子,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你的病治好!

衡阳不收治妈妈。爸爸背着妻子回矿上,背着她上下汽车、火车。

妈妈哭了,说你到了矿上就不要再背我了,新地方的人见你背着老婆会瞧不起你。爸爸说凭什么瞧不起?

爸爸是倔性子,一路将妈妈背到煤矿医院。矿长已领着一帮人马在医院门前等候,拿担架接了妈妈抬进病房。妈妈对爸爸说:你才来,大家就这么看得起你,你要对得住大家。爸爸闷声说,晓得。矿里的医生会诊,为妈妈特制了一张石膏床,将她已经化脓烂掉了一节的腰椎固定对接。这是当时唯一有点儿希望的治疗方案。

这年夏天,也就是我在乡村骑牛的时候,护士给妈妈剃了光头。

妈妈躺在石膏床里一动也不能动,剃光头是为了防止生虱子。

“我现在真的成尼姑了。”她开心地向护士讲她在庵堂里办学的故事。

她在石膏床里躺了半年,躺到医生认为她的腰椎已经长拢来为止。这半年,她的下肢由于长期不活动而萎缩了,身体也蜷屈成了S形。然而她依然快乐。

妈妈乐观开朗,从不给人找麻烦,医务人员都喜欢她。她的病也有了奇迹般的转机。下一个方案是用吊带将她的双脚吊在床架上,逐渐将身体和下肢吊直。医生说,你不能再生小孩,你的腰承受不起。

不久,高音喇叭传出新闻:爸爸推广新采煤法受到煤炭部嘉奖,并评定为工程师。他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评定的工程师,这年29岁。

爸爸很少来看妈妈,他为支付她的医疗费用而拚命工作。他奔波于各个矿区继续推广新采煤法,经常去省里、中南局和煤炭部出差,成了一架工作机器。

5、奶奶和爷爷的故事

一个陌生的男人来抱我,他说是我的爸爸。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我相信他是爸爸。我很困倦,眼前的一切都是昏昏沉沉的。当我一觉醒来时,又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她喊着我的奶名,要我叫妈妈。我对她也没有印象。她见我木呆的样子非常伤心。后来爸爸去买了两根油条给我,我拿起一根说“给奶奶”。爸爸的眼泪扑扑直落。

奶奶去世了。我怎么也想不起,她竟是在我身边长眠的。

爸爸是瞒着妈妈去料理丧事的,怕这个消息影响她的心情。她敏感地追问奶奶怎么了?爸爸只得照实说出。她哭了一回,说妈妈的命真苦,刚熬到了好一点的日子,就去了。

爸爸伤感不已。要是没有坚忍刚毅的母亲,他得永远呆在那处蒙昧的山乡里。

我的祖父叫文尧,排行第四,是从同宗过继来的儿子。文尧是条刚烈的汉子,目不识丁,有一身力气,会武功,经常穿过湘西匪道去贵州贩布。文尧上面的两位兄长早夭,三哥从军,五弟尚幼,于是继子成了家庭的顶梁柱。宗族内部的复杂矛盾使文尧在家庭的地位颇受非议。

文尧这一支的人丁兴旺，生有我爸和兄弟姐妹六人。爸排行第二。1936年湖南大旱，靠天吃饭的大岩村颗粒无收。文尧的父亲在这一年去世，他作为在家的长子主丧。天年不利，丧事难以周全。族亲们寻衅发难，把文尧问了个“忤逆不孝”之罪，捆绑到祠堂里吊打，不许出殡。文尧只得变卖田产，照族长的苛求发表。这一场天灾人祸，不仅教文尧元气大伤，家里八口人也面临无米下锅的惨境。

迫于生计，文尧将房屋作抵押，借贷了三百银元，邀一堂弟去贵州贩布。那是冬天，他们落宿在湘西的一家客店里，文尧遭了暗算，布匹和盘缠被掠去。堂弟不知去向。临死前文尧恳求两位也在那店里落宿的辰溪人将他的遗体送回家乡，说家里还有一点田和几间房，家里人怎么样也会报答他们的恩情。他以最后一口气要两位辰溪人向妻子转达他的一个颇有觉悟的遗嘱。

他说：哪怕倾家荡产，也要送一个儿子读书，读了书做官，做了官给我报仇。他怀着这般莫名的仇恨去了。两位辰溪人不负重托，把文尧的遗体和他的遗嘱送回了家乡。

当时爸爸十三岁，已在田地里干了五年农活。大伯十八岁，是家里少不得的劳力，叔叔安刚出世。于是爸爸被母亲选为执行那一可称得上是伟大遗嘱的人。为了送他读书，母亲将能够变卖的家什都卖了，甚至将三个女儿送给人做童养媳。

爸爸自知身负的使命重大。他先在乡里的私塾读了四年，然后考取了县城的一所私立中学。学校离家六十多里，他的食宿费全靠母亲一夜夜纺纱攒下的铜板交纳。不够时，母亲还步行来学校给他送些干粮。

执着地追求实现那一遗嘱，渴望复仇的强烈愿望，令我的奶奶过快地消耗了生命。

然而，爸爸中学毕业时，已感到通过读书得到做官报仇的机会，实在是渺茫的了。抗战正处在最激烈的时期，日本人逼近县城，满目疮痍到处是难民，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希望。当时省立高等工业学校为避战乱迁至县城，学生免学费但不免膳食费。而省立师范学费和膳食费全免。他思虑再三，同时报考了这两家学校。这时他已成年，谋求一份职业解救家庭的困苦才是现实的了。至于读书做官，则成了他不敢再做的梦。两所学校都发来了录取通知书，他选择了离家较近的高等工业学校。

爸爸在念高工的那几年里，结识了一位开面馆的老板。老板让他晚上来面馆给不识字的顾客写家信，写一封信可收两个铜板。他每晚只要有空就去帮人写信，其实也为那老板招来了不少挑夫和民工的顾客，两得其好。

他攒下几十个铜板，抽空回家一趟，把铜板捧给母亲，看母亲每一次都显出意外的惊喜。

在苦难如阴云久久不散的岁月中，他难以给母亲较多的回报。现在他刚刚成了工程师，收入颇丰的时候，母亲却猝然长逝。

6、记忆中的碎片

两岁的记忆中还残留着一些支离破碎的画面。

一个戴白帽子的女人搂着我，哄我吃饭。周围的墙壁像是要压过来似的狭窄。我哭，要吃稀饭，要放糖。她使用开水泡了饭，加上红糖继续哄我。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保姆。

在奶奶去世、妈妈住院的那段时间里，我一连换了六个保姆。

三 岁

(1954)

7、认识妈妈

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能在屋外快乐地跑来跑去。屋前有一条清澈的小溪,一些妇女抡着大棒在石头上捶衣服。屋后还有屋,空地上立着几株枣树。所有的窗户上都支着一块用杉树皮做的防雨板。

我对所见到的一切都感到惊奇。

我跑回家中,忽然就认识了妈妈。这是她首次以确切的形象烙在我的记忆里,情景是异常深刻的。

她仰卧在床,一双脚用布带吊在帐架上。她侧过脸看着我笑,舒心、满足而充满爱意的笑,直入我的心灵。我有点怯生生地靠近她。“帮妈妈把脚吊高一些,吊直。”

我绕到她的脚那边,笨拙地攀上床架,努力扯动那两根拴着她踝骨的布带。床架对于我显得高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好了。她说好了,并说只要能下地就带我去玩。

这时我攀着床架,从她的脚这头与她的目光相望。我努力回想她,记忆中仿佛有段漫长的空白或是黑洞。在此之前,保姆的休息日里我肯定去医院看过她,但没留下丝毫印象。

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认识了母亲并同她厮守。我默然地辨视着她,一种由血情中生出来的忧郁逐渐笼罩了我的天空。

认识母亲之后,我的记忆才开始鲜明了。记忆中的一切变得连贯,意识也如泉涌一般流动起来。记忆不再是零星的片断,也不再依赖于光的刺激,所有的情景动静被幼稚的思维记录下来。尤其是时间变得漫长了。以往的白昼是一刹那,而黑夜漫长;从此是白昼漫长得无从打发,而黑夜只像是乐谱上的小节线。生命的旋律变得非常清晰而且悦耳了。

我的右耳得了中耳炎,这是我知道的第一种疾病。接着我出了麻疹,然后又是红眼病。医生要我打针,打盘尼西林,我趁保姆不注意逃走了。

我在家属区迷了路，找不到家门，挨家挨户地转啊转，直到傍晚时分才被保姆抓住。我精疲力竭了，只想睡觉，心里庆幸医务室已经关了门。

妈妈无意辞退保姆，但保姆将我辞退给了妈妈。保姆说这孩子太难带了，顿顿要吃稀饭，要放糖，其他的都不爱。

我回到了自己家里。因为我拒食油盐酱醋，包括葱、蒜、姜、辣椒在内的一切佐料都令我反胃，尤其厌恶带有腥味的鱼虾鳅鳝，一味地要甜食。

因为这个怪癖，除了回家别无去处。这个时候，妈妈可以借助凳子，在屋里行走了。走一步，把凳子往前挪一挪，再走一步，到达她要到达的地方，然后坐下来做事。我自然是不离她的身前马后，乐于听她使唤。有时她也能不要凳子一直走到门口，扶着门看外面的风景。

她告诉我，这儿叫铁路东村。有一条跟铁路平行的马路，一头通往工区，一头通往矿务局。爸爸既在矿务局上班又在工区上班。屋前的小溪，总是不浅不深不紧不慢地淌着，水波潋潋可爱，常引我偷偷向前。妈妈警告我不要一个人去溪边，因为我是“水背星”。我问什么叫“水背星”？她说一生下来就匍着睡觉的伢子是“水背星”，“水背星”不宜近水。她要我永远牢记。我对于这种说法很是不以为然。

妈妈卧床时，我也陪她上床，听她讲话。她的名字叫“蕊兰”，爸爸的名字叫“永乐”，家住铁路东村，门前有条小溪——这些是我必须牢记的。万一走失了，可以找一位解放军把我送回来。

但是这个“蕊”字，看见它很熟悉，要念准它的音和记住它的笔划都是很令我不知所云。

我反复学习“蕊”字，及至于要写出它的时候仍然不得要领。她便打一字谜叫我猜：

一字真古怪，
头上草来盖，
九粒黄豆子，
三根豆芽菜。

我当即便猜是“蕊”字，猜中了。

以后我依然畏于写这个字，而乐于将这首字谜当做诗来习诵。

“人生兴趣猜谜始”。大概我可以这么说，要是没有妈妈那些信手拈来、层出不穷的谜语，我对自身以外的世界不会发生多大兴趣。

8、我们一家最开始的故事

妈妈的迅速康复，与其说是医学上的奇迹，勿宁说是生命意识的奇迹。衡阳医

院对她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她除了腰椎愈合部位有些变形之外,浑身竟无一丝病症。

她自由了,无比高兴地给每一位亲友写信报告这一喜讯。在家徒四壁的小窝里举行庆贺的时候,他们俩兴之所至给像是刚刚蜕去一层皮显出粉嫩的我取了个小名,小名“骄子”。他们不可能再有小孩了,就此一个,愿将来能让他们引以为骄。

我开始跟妈妈外出,拜访她的熟人和朋友。

人们喊我“叫子”。“叫子”这个名字使我直接地想起那种用细竹管加橡皮筋簧片做的口哨,一分钱一个,我经常含着这种口哨度过寂寞。还有一种民间艺人用糯米塑制的动物玩具,鸡、鸭、猴各色动物俱全,大红大绿的彩绘,很漂亮。这种糯米塑像都有一个可以吹叫叫的小孔,吹叫叫吹腻了或者吹不叫了就把它当点心吃掉。我最喜欢涂着鲜红冠子和粉色屁股的大母鸡,身上有两道绿色的弧线表示翅膀,嘴那儿有个可以吹叫的小孔。它比其他动物都大,耐吃,吃起来似乎也甜一些。我一见到大母鸡就喊买。

“叫子”使我想起这两样东西,却不知别人为什么喊我做“叫子”。妈妈说是“骄子”,并解释了“骄”字的意思。我还是不明白,“骄”字对我来说是太抽象了,想不出它是个什么东西。我听到的仍然是“叫子”,小朋友们喊得尤其响亮。

妈妈跟每一个熟人谈她的经历:怎样怀上我,怎样反应强烈,怎样生的病,怎样治疗,怎样又好了。我对这一切百听不厌,后来连我都会讲了。

渐渐我生出一种恐惧:假如没有妈妈,那岂不是连我也没有了?能生在世上实在是件侥幸的事情,因为想生出来的人还得有个妈妈愿意生他。想生出来的人原来呆在什么地方,又是怎么钻进妈妈肚子里的?这些问题不断地令我惊疑。尤其是我想不起自己原来在什么地方。

爸爸很少回家,回来了必定像过节那般热闹。他总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乐呵呵满面红光,进屋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脸刮胡子。爸爸跟我在一起的时光多半是打打闹闹让我快乐无比。晚上,我睡在他们中间,跟他们轮番亲吻。

爸爸老一套的游戏是拿腔作势地要把妈妈杀了,叫我准备筛子接血。我自然是急得拚命地跟他厮打。到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都会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睡在了另一头,于是我从被窝里钻回到他们中间。

9、认识舅舅

这个夏天,妈妈带我乘火车去郴州看大舅。大舅在军分区。铁道边有无数的油桐树,挂了果的树枝飞快地从窗前掠过,有些圆圆的桐果几乎要伸进车窗。我忽然动了要摘一个桐果的念头。瞅准一只桐果并且抓住它时,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的半个身体拉了出去。在瞬间的恐惧中我松开了手,老半天还呆愣着。我想像刚才要是

被拉出去了,肯定已经完蛋。从此我再也不敢在奔驰的车辆上作痴心妄想,一登上车,这一幕便记忆犹新。

军分区的卫兵不让我们进去,说大舅正在开什么会。我们只好等着。院墙里耸立着一些高大的柚子树,皮球般的柚子绣实可爱。我在等待的时光里,一门心思地想像这些柚子要怎么样才能落下几个、并且落在我的脚跟前。

越这么垂涎三尺地想像,时光越显得漫长。到中午,大舅出来了,把我们领进大院。

我特别喜欢大舅,因为他是军官。他是我心目中最漂亮的人,那双眼睛尤其生动。他还有一把裹着红绸子的小手枪。

操场里有许多锻炼器械,一些士兵撑着圆形的滚筒在草地上快速地滚动。大舅抱我上了荡板。他要我抓牢铁链,他在另一头来回走荡。没荡几下,我一个跟斗栽下地,脑袋里轰轰作响。妈妈吓坏了,连连责怪他。

我没哭。我在想怎么就一头栽下来了?大舅笑道:没事,摔一跤长得快。

10、第一次欣赏美丽和受到惊吓

一个傍晚,我偷偷靠近屋门前的小溪。小溪在我看来是一条大河,天边的晚霞一半红一半黑,映在水面上十分奇特。我不断地前进几步又后退几步,看时而是红时而是黑的水流,煞是有味。

忽然一阵风似的冲过来隔壁的大婶,她狂怒地倒提着女儿的双脚,喊着“淹死你算了淹死你”!

那女孩比我大一点,被她妈像拎一只兔子那般拎着双脚往水里浸,拚命挣扎,拚命呛水,杀猪般的哭叫。一场生死搏斗。

我心惊肉跳,惶恐万状地逃回家中。

妈妈在厨房里收拾。我情急地告诉她有人要被淹死了。她说不会,说那样教育孩子是野蛮的,叫我别怕。

这一幕给我的印象至深。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那大婶提着我往溪水里浸,我拚命挣扎,真的要闭气了。醒来发现是蚊帐蒙住了我的嘴,外面风吹着防雨板噼噼啪啪响。下雨了,风吹垮了帐竿。妈妈把我紧紧抱住。